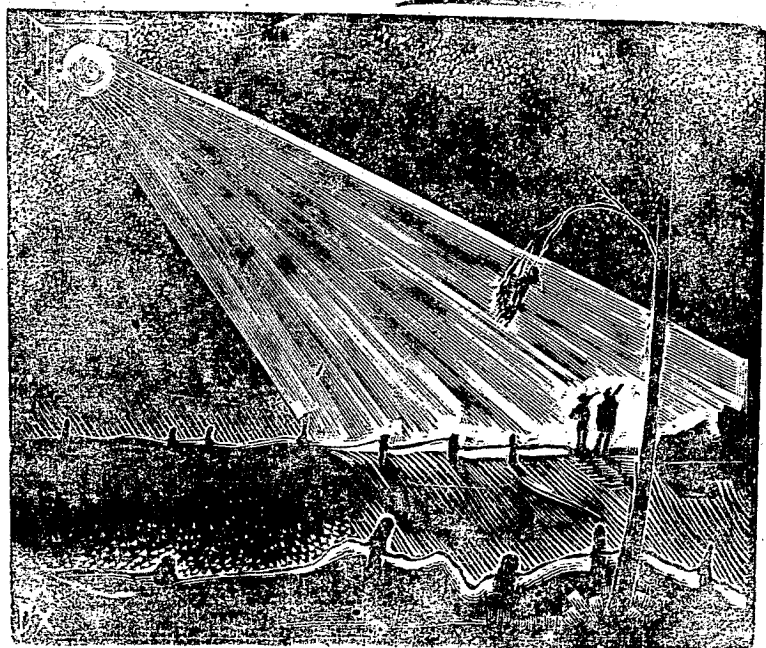


國立戲劇學校
戰時戲劇小叢書
炸藥

獨幕劇
王思會改編



(第一種)

小引

自全面抗戰展開以來，發動廣大羣衆，已成後防工作之重心。戲劇爲喚起民衆、訓練民衆、組織民衆之良好工具，盡人皆知，勿待贅言。本校使命所在，不敢後人；除向民間作抗戰戲劇宣傳之演出，並協助各抗敵團體作同樣工作外，特將本校員生最近創製或改編之戲劇作品編爲戰時戲劇小叢書，以應需求，藉合實用。惟同人等才力有限，掛漏之處自所不免，尚祈海內名賢多予指教是幸！

余上沅謹識

炸藥

(獨幕劇)

時間 抗戰發動以後，一個冬天的晚上。

地點 後方某一個鄉村，距城市並不甚遠。

人物 負傷歸來的旅長高昌明。

看護林愛芝。

發明家徐千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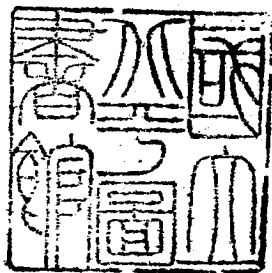
敵方間諜甲，綽號「黑龍王」。

敵方間諜乙，天勇。

偵探長楊鴻剛，綽號「老雷」。

佈景

鄉間別墅中一間休息室，佈置雖不甚華麗，處處却教你覺得雅緻，好看，對勁兒。客人來了，在這裏喝喝酒，談談話，飯後在這裏吸吸煙，倒很舒服。後方有窗，掛着厚的帘子，窗外是一片草場，覆滿了雪，現在如果有人打開帘子，還可以看見鵝毛大的雪。



花正在紛紛的落了下來。右方有一扇門通到外面，門上掛着帘子；左方有一扇小門，外通走廊。門旁有一個爐子，火並不十分旺。爐子與一張小桌之間，有一把病人坐的帶靠手的大椅子，上面放着一箇墊子。旅長高昌明坐在椅上，臉刮得光光的，臉色黝黑，雖然頭髮快要變成灰色了，他的神氣却還那麼年青，他的胸部寬闊，雙臂有力，兩手極大。他的腿上蓋着一條有條紋的氈子，爐旁立着一架讀書用的燈，他藉着背後射來的光線在看報。天花板上還懸着另外一個電燈，並沒有亮。

高昌明看了一會報紙，猛然把牠擲在旁邊的桌上；因情感激動，嘴裏不由自主的罵了出來。

高 這些殺不盡的日本鬼子！還他媽的在那兒搗蛋哪……（一手扶着椅子，掙扎着要立起來，要走，可是他吃力的掙扎了半晌，流了一身汗，也是徒然；他嘆了一口氣，廢然的坐了下去。）唉！要不是壞了這條腿呀，哼！（他抓過拐棍，立了起來，握緊了拳頭，彷彿對

他的部下訓話，並沒有發覺氈子已經落到地下。）弟兄們，我一時一刻都沒有忘了你們呀！你們等着，我就要來了！別說炸壞了一條腿，就是兩條腿都炸壞了，我爬着也要上前線去殺日本鬼子呀！弟兄們，我就要來了……你們等着，你們等着……（這時看護林愛芝在外面輕輕叫了一聲「旅長」，聲音又清脆，又柔軟，還含着一點兒嬌，昌明聽了，意識立刻轉了過來，想起這是他休息的時間，不宜於這樣的激動，怕愛芝說他，便趕緊坐下，拿氈子把腿蓋好，裝着無事的樣子。）進來。（愛芝開門進來，她年紀在二十以下，看護所應有的美德——細心，體貼，耐性，她都具備，此外她還有着玲瓏剔透的靈魂，一身迷人的孩子氣。她手裏端着一個盤子，裏面放着一個玻璃杯子，一瓶燒酒，她把小桌子向椅子拉近了些，拉靠後些，然後放下盤子。）

（看見他腿上的氈子弄亂了，趕忙替他整理，一面問他。）你又着急了吧。唉，好好的養着，再過幾天就好了，你可不要着急啊，你

看，氈子又弄得這麼亂，準是又着急了吧。吃完飯正是休息的時候，你要心平氣和的休息休息才好。

高

（感情又激動起來。）愛芝，你教我怎麼能夠安的下心？天天看報說是前線打得這樣激烈，我的弟兄們在前線拚命，我一個人呆在這裏算是幹什麼？他媽的，才開仗不到半個月腿上就掛了彩，也是那次我們一直打到北四川路，打得太高興了……

林

（截斷他的話頭，勸慰地。）咳，你也總算對得起國家，對得起你的弟兄們了，打你進醫院一直到現在，這兩個多月來，你的身子在後方，你的心卻沒有一時一刻不在前線，不在你那些弟兄們的身上……

高

再這樣下去，我可真受不了啦。我就是爬也要爬到前線去！

林

好了，好了，不要再着急了。靜心的養着，過幾天就會好的。（把桌上的酒具整理了一下。）這酒夠了吧？你還用別的東西嗎？

高

（微微搖頭。）不用了，不用了吧，至少在半點鐘以內是不用了。

林（把酒具一一指點給他。）這是燒酒，旅長；這是前天你直誇好看的那個杯子，旅長；都放在這兒了。

高愛芝，你要再叫我「旅長」，我可能要生氣了；我就要叫你看護小姐，林愛芝先生了。我跟你說過多少回了，「旅長」這個稱呼有多麼生分。

林（笑。故意地。）那麼要叫我怎樣稱呼你才好呢？旅長。

高噢？又是旅長！你這孩子真——

林（仍然是撩撥地。）那麼——高先生，好不好？

高不好！你再不——我可又要罰你了。

林（還沒有滿足她逗弄他的心。）怎麼罰法？反正你起不來，要再像那天似地來沾我的便宜，可沒有那麼容易了。（笑。）好吧，「昌明」，叫你昌明可該行了吧。

高（聽了心裏覺得怪舒服。）這……這還差不多，可是還不夠親熱的。

林 什麼親熱不親熱？（輕輕地搖頭撒嬌。）我不懂！（看了昌明一眼。）好了，好了，「明」，這可行了吧？（走到右方的櫥子，拿出一個顏色鮮艷的講義夾子來，和她那潔白的制服相映，顯得非常漂亮。）我今天晚上要出去一躺，「明」。

高 出去？下着這麼大的雪，還要出去！（忽然想了起來。）……哦，可不是，我也真糊塗了，二，四，六，今天禮拜四，又輪到你去教看護班去了。現在你一共有多少學生了？

林 一共有二十幾個。我們這兒人口不多，聽說東鄉那邊兒有四十多個哪，整整多了一倍。

高 她們有好些是沒有受過教育的，學起看護來還行嗎？

林 你別小着這些鄉下娘兒們，他們雖說沒有受過多少教育，你跟她講了兩遍以後，她們都明白日本鬼子有多麼該殺，我們應該大家一條心，去打日本鬼子……她們學起看護來，剛一起頭當然是摸不着門兒，可是她們挺用心，不到幾天就學會了。她們那麼熱心，叫人看

着真痛快。

高 你這話不錯。我們在上海打仗的時候，老百姓幫着我們挖戰壕，給我們送衣裳，送吃的，那才熱心哪。

林 明，我要走了。你不用別的東西了吧——

高 我要用什麼東西，我叫劉順好了。

林 （用手指點着他。）嚶——你簡直的該罰。你又忘了嗎？劉順出去受壯丁訓練去了。

高 唉，該死該死。（打自己的頭。）他對我說，今天晚上他們要「雪地行軍」哪。

林 真的。這兩天他練習打靶，練得真高興。以前他總嫌這兒太僻靜，太悶得慌。說來奇怪，這兒到城裏頭雖說不算太遠，可是沒有多少人家——只有徐先生偶而來一趟——不過他一天到晚的研究化學，倒也不嫌悶，嚶，別說劉順覺得這兒太僻靜——昌明，就連你——也有點兒吧。

高（微微的嘆息了一聲。）唉，誰叫我是個殘廢人呢？腿又不能動，還不是得聽天由命嗎？愛芝。

林 什麼？聽天由命，聽誰的天？由誰的命？還不都是日本鬼子的砲彈把你打傷的？哼，你還管日本的砲彈叫天命嗎？

高 噯……你這張嘴真是巧，我說不過你。

林 還說哪？剛吃過晚飯，你就一個人鑽到這屋子裏看報。（少停。）報上又有什麼消息嗎？

高 我正在這兒看一篇文章，這篇文章把抗戰時候我們後方民衆的責任，說得透澈極了。（一面說着，一面把報紙遞給愛芝。）你看過了嗎？

林（點頭。）看過了。說的一點也不錯。我們雖然不能夠全都跑到前線上去，可是我們在後方的工作跟前線是一樣重要，只要大家拚命的做工，也爲國家出力不小呢。

高 是的。況且我們這次和敵人打仗，是消耗戰，是持久戰，說句粗話，

，就是看誰先窮光了，誰先累得告了饒，誰就是敗了。所以我們後方的老百姓只要多多的賣力氣，該幹什麼的，就拚命幹什麼，一齊來增加國家的力量，最後的勝利一定是我們的……

你用不着跟「我」演講了吧，旅長……

高 林 什麼？又是旅長！你這孩子——剛才我的意思是說——（用手指畫着屋子）四周人家不多，這兒可就安靜多了。

林 （埋怨裏含着一點愛嬌。）你離開了隊伍，什麼地方不好去，偏偏挑了這麼一個地方住下。這地方多麼悶得荒，晚上出去，有時候怪害怕的。

高 你要埋怨，你就去埋怨我的嬸母好了。愛芝，這所房子還是她老人家的產業哪。她老人家去世的時候留給我的。我這回從醫院搬到這兒來住幾天，一來是爲了養病，二來也是回來瞧瞧這所房子，你知道我是在這所房子裏頭長大的。（少停。）唉，我們別儘聊閒天兒了，你要走你就快走吧，記着早一點回家，外邊下着雪，路上不好

走，啊——

林

好，我知道。我教完了一堂繃帶學就回來。（她興興頭頭哼着歌曲出去了，高昌明目送她出去以後，剛拿起報來，微笑了一下，電話鈴響。）

高

（高呼。）愛芝！（林愛芝答應一聲，走了回來。）勞駕，你去接一接電話。幸虧你還沒有走。

林

（接電話。）喂！喂！對了，這兒是高旅長公館……唉，他在家……啊？不能，他自己不能來接……為什麼不能來接？……你不知道前兩月在上海打仗的時候，他的腿叫砲火炸壞了，變成了殘廢了嗎？……明白了嗎？……我不能給他撥過去……因為他們沒有給我們按分機啊……為什麼沒有按？你問電話局去吧！

林

你等一等，你有事嗎？……你有事告訴我好嗎？……什麼？……什麼？……好吧，真討厭！——（她咽回下一半話去，砰然擲下話筒，非常生氣地，轉過臉來對高昌明說。）他說下面有機密的事情，只

能親口對你說，除了你以外，別人是放心的。昌明，你——放心我嗎？

高 笑話，有什麼不放心呢？（逗弄地。）告訴你就和告訴我一樣。

林 你老說人家淘氣，我看你才淘氣哪，什麼你呀我呀的，說了那麼一大套。

高 真的，我問你，是什麼地方來的電話？

林 是公安局打來的。

高 公安局？真奇怪，公安局找我有什麼事？

林 誰說不是？他們偏偏不告訴我嗎。

高 他們說什麼？

林 他們只說要是徐千里先生來的時候，請你告訴他一聲，他們的人已經動身了。

高 那麼，你頂好打個電話給徐先生，告訴他。（略停。）像今天下着這麼大的雪，他不會出門了吧。

林 好。(拿起話筒。)喂！三十八號！給我接三十八號！對了？

高 我不明白，他們給他打不就完了嗎？

林 他們說他的電話佔着線呢。

高 徐先生這禮拜進城去了吧？

林 哦，進城去了。不過他昨天回來了，我知道他還要進城的。

高 哦。

林 (打電話。)我說，你給我接三十八號。(對高昌明。)對了！今天早

晨在村子裏碰見老雷了。他跟我說他的馬車今天晚上有人定下了。

高 老雷又到我們村子裏頭來了嗎？這下雪的天，我還以為他早就在酒

館裏喝得爛醉了呢！

林 誰說不是？我碰見他的時候，也覺得奇怪，他混身裹得嚴嚴實實，

一點也不透風。還像是不認識我的樣子。(打電話。)我說，你給我

接——什麼？哦，我知道了！(她掛上話筒)電線出了毛病了。他們

說是下雪下的。昌明，我等一會兒再打吧。

高 不用，不用打了，愛芝。也許好幾天才能修好，你去吧。

林 我走了。（愛芝下。）

高 （目送她。）我的愛芝！（重新坐好，打開報紙，打開香煙盒子，取出一支香煙，剛要點的時候，忽然換了主意，放下香煙，伸手去取燒酒瓶子，他倒出一點酒，把瓶子舉起來，拿到亮的地方看了一眼，縐了縐眉頭，呼喚。）愛芝，愛芝，再回來一趟行不行？酒瓶子快要空了，愛芝！（遠遠有猛烈的敲門聲。）打門的，管他呢！我先把酒倒出來再說。（他剛要喝酒，有輕輕敲窗的聲音，他驚疑的向窗子望去。）嘿！這是怎麼一回事？（窗子打開了。）是誰？誰他媽的？——（他立刻認得出是誰。）老徐！（一個人攀上窗檻，跳到屋子裏來，立刻回身拉下窗帘，他在窗旁筆直地立着，像是精疲力竭一般。）天啊，我還以為是賊呢！你，你為什麼不光明正大的從門口進來？你又不是不知道門是怎麼開法。（忽然明白了什麼事。）什麼事？老徐，你怎麼了？

徐

（老徐是一個科學家，對於服飾不甚講究，然而從他那眼睛裏可以見出他是怎樣會運用思想，他戴着眼鏡，瘦瘦的身軀，平常臉上總是那麼高興，現在他舉止張皇，亂蓬蓬的頭髮覆在前額上，他上氣不接下氣地說着，不時向背後張望，顯然是驚魂未定的樣子。）他們把着門呢，我剛看見林愛芝出去，她一出去，算是把他們趕跑了。我抽冷子就從窗子裏跳了進來，我在樹林子裏頭整整的藏了一天，躲着他們，怕他們看見。（走向高昌明，看見了酒瓶，就像獲得了什麼寶貝似的，高興的呼了出來。）啊！太好了！我正想着這個哪。可把我凍壞了？（方才高昌明未動的那杯酒，他舉起來喝了一大口。）哦，現在好多了，對不起，叫你受驚，我——他又喝酒。）你知道——這二十四個鐘頭過的真不容易，他們已經追了我好幾天了，昨天晚上，我發現電線叫人割斷了的時候，——（狂叫起來。）我說，你以為那是我幹的嗎？你以為我騙了他們了嗎？嘿，騙他們，騙他們，咦？嘿，騙他們——

高（安慰地。）老徐，你定一定神，坐下來從領到尾的給我講一遍好不好？

徐（欠身坐下。）好，好，你說的對，昌明！我告訴你——（像是聽到了什麼聲音。）你聽！（他躡足走向窗前，從窗帘的縫隙間向外看了一眼，傾聽着。）

高（急切而關心地，把聲音放低。）有人嗎？

徐沒有，一點聲音也沒有。（放了心，長長地喘一口氣。）總算運氣，他們沒有找着我，（一半自言自語。）只要能夠不讓他們瞧見，悄悄的回去——還是照原路——他們可就中了我的計了。從洋槐樹那邊過去，——對了——是那條路。

高（尖聲地。）老徐！（見徐千里依然自言自語地誇耀他的本領。）老徐！

徐（跳了起來。）咦？

高嘴裏別再瞎說了！你先定一定神，難為你還是一個科學家呢，你怎

麼了？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你爲什麼毛手毛脚的從窗子裏跳了進來

？爲什麼公安局叫我轉達你那麼一個的奇怪電話？

徐 什麼？電話？什麼電話？

高 他們說是叫我告訴徐先生說，他們的人已經動身了。

徐 楊鴻剛——已經動身了，是他嗎？謝天謝地！

（他身子向後靠，看樣子是放了心。）

高 哼，老徐，這都是你辦的好事，——你無緣無故地跑到我家裏來打攪，把我剩下的一點兒酒喝得乾乾淨淨，說什麼謝天謝地，嘴裏胡念叨；找我又有什麼用？你知道我的腿壞了，又不能走道兒，幫你的忙。

徐 （恢復鎮定。）我說，高旅長，——太對不起你了，不過我——最懶得多事，——更不會瘋瘋傻傻的。

高 別說了，老徐！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

徐 （走近一些，機密地。）你知道我這一年以來在研究些什麼嗎？

高 炸藥，新的炸藥？

徐 （迅速地向前四週看了一眼。）對了！（高興起來。）昌明，我告訴你，痛痛快快的告訴你吧，——是科學家作夢也沒有想到的大發明。我們已經跟日本鬼子幹上了，前線的弟兄們拚命的打仗，不怕死，叫敵人犧牲的很大，我們在後方的，雖說不動槍砲，可是我們要愛我們的國家，也有的是法子呀！就是該幹什麼的好好幹什麼，種田的好好種田，作工的呢，就好好作工，你要是個作生意的，就別買賣日本貨呀。只要我們自己的出產多起來，前方的給養就不愁了，一方面也可以鞏固後方，讓前線的將士安心作戰，這都是報效國家的法子，譬如你——

高 我？唉！像我這樣一個殘廢人，又有什麼用處呢？媽的，要不是壞了這條腿，我早就上前線去了……

徐 昌明，別着急，只要你一心一意的要報效國家，是不愁找不到法子的。歷史上有許多大功勞，出乎意料以外，都是婦女小孩子或者殘

廢人立下的。你只要處處留心，時時在意，機會多得很哪。說不定今天晚上你就有一個很好的機會。

高 你不要拿我這個殘廢人開心了，老徐！我倒要問問你哪——

徐 我嗎？我是一個研究化學的人，只好用發明來報效國家。我們知道敵人的精神是不及我們的，敵人的戰術是不及我們的，可是他們還能夠這樣侵略我們，就全仗他們那殘暴的武器嘍。中國這幾年研究科學的人也不少啦，只要每個人能夠就自己的長處，多發明幾樣東西，防禦敵人的炸彈，毒瓦斯，更可以增加我們的力量，幫助我們早早勝利的。可是我們一方面還要積極的破壞他們的作戰工事，我們才可以加倍收到效力。我所發明的這種炸藥，它的破壞力量真是大的很哪。別管那一個國家，只要得到了製造這種炸藥的法子，跟他的敵人打仗，就用飛力脫打幾個蚊子一樣，便利，快當，不費一點兒事！製造的手續很簡便，費錢又不多。昨天我見着兵工廠廠長了，他們說要給我呈報到軍事委員會去，說我別管要求什麼報酬

，他們都能答應。——（換了語氣。）——嘻，也只是說說罷了。

高 我跟你道喜啊，老朋友！

徐（冷酷地。）說得倒不錯，不是嗎？誰知道——這羣傻瓜——他們連我要求他們的一件事都辦不到。

高 你要求他——

徐 保守祕密。

高 你是不是已經走漏消息了？

徐 反正不是我走漏的，憑良心說，跟誰我都沒提過。你知道我底事情，向來不瞞着你，不過，這件事——說良心話，昌明，我連牆上的蒼蠅都提防着——連我自己的影子都疑心，誰知道——

高 哦？

徐 我進城去的時候，有人跑過來擠我，就擠了兩回，我衣裳的口袋也叫人扒了，我回來的時候，公共汽車裏有人動手打我；幸虧車裏頭有電鈴，我一按鈴，那傢伙就從車上跳下去——逃跑了，等我回到家

裏，誰想到他們却在我以前到了，我家裏都叫他們搜查遍了。

（煩慮地。）可是他們找到製造炸藥的那個法子沒有呢？

根本就沒有。

（驚異地。）什麼？

並沒有寫在紙上。我還不至於蠢到都種地步。我是記在心裏的，所以他們簡直沒法兒辦。你以為我是一個胆子小的人，不錯！我以前胆子是小——我現在還是——（咳嗽）——小。不過還不至於像你說的都麼小。誠然，我不及你都樣會打仗，昌明——我是知道的，不過——我自己也有我報效國家的法子，我要貢獻給祖國的這個作炸藥的法子，要是叫別人弄了去，我就不姓徐了。

放心吧，現在有我們兩個人了，還怕他什麼？

不錯，而且楊鴻剛也就要來了。

楊鴻剛？

偵探長楊鴻剛——公安局打發他來的，他們局子裏頭最能幹的人了。

我回來立刻給他們打的電話，對了，他親自接的電話——我應該怎樣的見機行事，他都一五一十的告訴我了——暗號，還有別的——

高 暗號？

徐 只要有了暗號，那無論他跟什麼樣人混在一起，我也認得他。他問我靠得最近的是那一家，問你可靠不可靠，以後剛剛說到一半——電話就斷了！當然是他們把線割斷了。

高 怪不得公安局給我來那個電話呢？

徐 謝天謝地，他們總算還有腦筋。只要能夠磨蹭到他來到這兒就成了，不過——我一個人呆在家裏的時候，我就聽到風聲了。

高 我不明白他們為什麼不去「搶」你的？

徐 他們打算得現成。他們以為那個法子寫在紙上，藏在我底屋子裏，我一定得回去拿的——當然要回去拿的。

高 這麼說，他們已經知道你逃出來了——

徐 他們準以為這張紙是帶在我身上的。我要回去，也就是爲了這個緣

故，總得想法不讓他們看見才好。哦，有了！——鉛筆。（他從衣袋中取出一張紙來，振筆疾書。）

高

（注視着他。）我想這張紙值一百萬塊錢一個字。

徐

一個字就是一百萬人的性命——昌明，給你！（他鄭重的遞給高昌明。）待會兒就是他們逮住了我，這作炸藥的法子，也總可以送到軍事委員會去了吧！

高

我雖然是一個跛子，老徐，不過我答應你的事，一定給你辦到。——除了軍事委員會以外，誰也別想弄到手。

徐

好極了！我可跟這兩個傢伙倒完了麻煩了，總算運氣。不過，可千萬別教他們知道這張紙在你那兒啊！

（還沒有等到徐千里回答出來，一顆子彈飛進來，擊碎燈泡，在爐火閃爍的光影裏，看見一個人掀開窗帘，跳到徐千里的身上。徐千里叫喊了一聲；兩人搏鬥的聲音，於是：）

徐

昌明，昌明，燈！開燈！媽的你！（徐千里尖銳的呼聲。）啊！

（一個人從窗子跳出去。）

高（點着蜡燭。）老徐！你受傷了沒有？

徐（蹣跚走到窗前。）跑了！

高你打了他了——？

徐（搖搖欲倒。）他——他打了我了。（他東倒西歪地走向前來，猛然倒在高昌明椅子的旁邊。）

高（咬牙握拳。）要不是我壞了腿呀！

徐（爬得靠近些。）給你——手槍。他們知道了，你看，——他們知道了！（用力叩門聲。）

高老天爺，要是公安局來的人就好了。

徐可千萬不要把那張紙丟了。——除非——除非——

高（竭力要接近徐千里。）唉！老徐？唉？

徐暗號是——花——花——花——他說話會說些花的名字的。

（他暈倒過去，高昌明握緊了手槍，把它藏了起來，外面的門撞開

了，兩個人闖了進來。一個身材矮小，面容像獵狗一般，裝束像一個警官。另一個穿着便服，顯然是首領，他是一個善於諂媚討好的人，說話雖然竭力學中國的官話，却依然聽得出來日本的口音。）（穿便服的）對不住的很啊，我們自個兒就闖進來了。不過剛才聽見——（此刻才發現徐千里。）啊！死了嗎？（他恭敬地脫下帽子，假裝難過。）唉！這是怎樣說呢？

天

（跪下鬆一鬆徐千里的領子，摸一摸他的胸膛。）心還跳啊。

（高昌明作了一個放了心的姿勢。）

黑

（一面找着他底從人抬起徐千里來，一面抬頭望。）唉，這是怎麼說呢？先生！

高

人命案子啊！

天

（低聲。）您把他交給我好了，偵探長。剛受的傷。（他和作戲似地表演着把一大方手巾摺成綳帶。）他叫人打壞了，打得暈過去了。（立起來。）他媽的這些日本鬼子！胆子真不小，都跑到「這兒」來

黑

了！要是我們早來一步，也就不至於出事了。（少停。面露笑容。）鄙人是公安局來的，請教貴姓——

高 姓高，高昌明，在五十八師裏當旅長的。

黑 鄙姓楊，名字是鴻剛。

（他掀開大衣，把徽章給高昌明看。）

高 （本來是不信任他，然而靈機一轉，於是假裝地。）哦……我聽說過，楊偵探長。

黑 昨天徐先生給我們來了個電話，說是有要緊的公事，要呈到軍事委員會去。到他府上，他府上沒有人，我們就到您這兒來了——

高 偵探長，那公事暫時且不忙。徐先生——

黑 那是當然。我們先看看他的傷要緊。不知道你能不能先讓我這個夥計，到接壁去搭一張舖，旅長——

高 （狐疑的。）你怎麼知道那屋子裏沒有人哪，偵探長？

黑 （倒沒有想到會來這麼一個問題，倉促之間怔住了。）啊，啊——（

然而立刻編出詞來了，裝作極其坦然地。）唉！這還用說嗎？剛才打了半天門，都沒有人開門。（對天勇。）天勇，你過去關上門吧，病人受不住風。

（天勇走向右門，他剛要關上，就被人推開了，一個醉漢的聲音。）待一會，老爺，待一會！

黑 趕車的啊。你打發他走，天勇！

高 （高興得到了機會。）我來打發他吧，偵探長。他跟我老交情了。

你照應着徐先生。那間屋子裏頭有一個櫃子，裏頭有的是紗布。你不是要用紗布嗎？（天勇點頭出去，）哦，老雷你來幹什麼？（一個胖子出現在門口，穿着車夫穿的衣服，肩膀上還有白的雪花，帶着毡帽，帽子低低地戴到額上，臉上有縐紋，神情愉快，目光炯炯，鼻子通紅，下巴多肉，被一個極大的圍巾包了起來。說話的聲音談諧而嘶啞，聲音動作雖然和醉漢一模一樣，然而從他那雙機警的眼睛，和他對高昌明的種種暗示，聰明的觀眾會認得出來他是

假裝的。）

雷 我——我來作什麼？旅長？當然是來要我的車錢啊，一共是三塊八毛錢，過了鐘點，又得加錢了。

高 三塊八毛錢——（他掏口袋掏了一個空。）你要等一會才行，老雷，這兒出了人命案子了。

（他轉身看間諜黑龍王，後者正在脫去徐千里的衣服，他每逢見著高昌明和老雷說話，就急急摸索徐千里的口袋搜尋那張紙。）

雷 （走進屋內。）你——你不見怪吧，老爺，您三老太太在——在世的時候，小的常常伺——伺候的，我還常送點迎春花，茉莉花，——夜來香——在下雪的晚上，好壯壯胆子——我心平——平氣和的時候，一句話——話也沒有，有有——事的時候，要是心裏頭有事，我的話可就多——多了。

高 敢情是這麼一回事啊，老雷？好，你自個兒喝，我不讓了。

（老雷假裝喝酒，雖然觀衆顯然看得出來瓶子已經空了。）

雷 您——您，先生，真是心——心慈面善的——跟先生前三老太太——一模一樣。

黑 （對高。）天勇回來，我們就把他帶走。

雷 我，我索性喝乾了罷！老——老爺。趕——趕快再來——來一杯。

（他裝作向杯子內又注了些酒。）

黑 （厭惡老雷，惟恐他就誤了他的事。）你，你這個醉鬼，別叫他喝了，先生！我們還沒有上車，他就喝醉了，要不我們還可以來得早點兒。

雷 喝——喝醉了？誰，你們說誰喝醉了啊？我把你們都弄醉了，什麼警察不警察！

黑 （依然夢夢。）去你的！你這傻瓜，人都死了——

雷 （醉後無禮的樣子。）你要是不好好的照應他，我死給你看看，保管死得此他還要快，喝醉了——給我那三塊八毛錢。

黑 你看你——

高 還是給他錢罷，偵探長，我們不打算搗麻煩。

黑 （付錢）給你。快滾！

雷 你發什麼脾氣，這是旅長的公館，他好心好意的約我來喝兩杯酒的。
（又喝酒。）他並沒有嚷嚷我喝醉了啊，他是一個君子人，他是一——要是你的地板滑的像海船一樣才好呢。（脚步不穩。唱漁光曲一段。）

『雲兒飄在海空，

魚兒藏在水中，

早晨太陽裏晒魚網，

迎面吹過來大海風，

潮水升，

浪花湧，

魚船兒飄飄各西東——』

高 夠了，夠了，老雷，別唱了吧！

雷 啊，你見過美人魚嗎？（一支手作成握着花的樣子，幌兩個大圈子。）她手裏頭拿着一大把花兒，哦，天哪！（脚步不穩。）

高 怎麼了，老雷！

雷 （身體東倒西歪。）沒有什麼，先生，不過就是有一點兒暈船，沒什麼，你放心！（東倒西歪地走向火爐。）沒有什麼。

（他顛躓了一下，猛然倒在高昌明的椅子旁邊，仍然緊握住酒瓶，這時候天勇又走進來，他俯在徐千里身上，囁嚅的對黑龍王說。）

天 連影子也找不着。

高 找不着什麼，偵探長？

黑 （匆忙的。）啊，自然是找綳帶啦。不過我們撕開一件褂子也就行了，你扶着他的腳，天勇！對了。（他們抬起徐千里來，對高昌明說。）我們把這位先生安置好了以後，我再來陪你，陪這位先生。天勇出去找人去，順便把這個醉鬼帶走。（對天勇）抬得穩點兒！

對了一走的時候要小心！

（他們把徐千里抬了出去。）

高

（在椅子裏反側，狠狠地握着拳頭。）哦，要不是我壞了這條腿！

（他又陷入椅子裏去，他把手放在膝蓋上，取出一張紙來，他凝視着手掌中揉爛了的紙，他嘶啞的說。）這張紙！這個作炸藥的法子！

雷

（在地板上。我想最好你還是給我。

高

（轉身）咦！什麼？你說什麼？老雷！

（老雷從地板上一躍而起，十分堅定冷靜，像脫帽似地把假頭髮推到頭的後部。雖然他面上化了裝，畫着縐紋，依然見得出他是青年人，笑起來像一隻兇悍的獵狗一般，我們在後面還是稱呼他老雷。）

雷

老雷？老雷早在家裏躺到床上睡覺了。

高

什麼？你是誰？你跟他是雙胞胎弟兄？

雷 告訴你吧，我們同行的都叫我「醉鬼老四」——不過我的真名子是楊鴻剛，你有什麼吩咐嗎？——我是偵探長楊鴻剛。旅長，快把那張紙給我吧。等到那兩個東西回來就晚了。在我手裏保險的多。

高 （細心地。）你有什麼憑據沒有？偵探長。

雷 憑據？剛才我一進來，不是就說了些什麼茉莉花，迎春花，夜來香嗎？你要是連這點暗號都弄不清楚，你一輩子也不用打算吃我們這一行飯。

高 那麼那兩個是——？

雷 日本頂出名的間諜——他們是日本軍部裏派出來的。我的人也就到了——只等我一打招呼就動手。你能不能纏住那個大個兒？

高 那個帶一點南方口音的嗎？

雷 哼！要說不是南方人，還不如說我是南方人吶。你聽不出他是裝的嗎？他什麼地方的人都會裝——只要你肯出大價錢。哦，你能不能纏住他十來分鐘？我好把天勇弄出去。你騙他——叫他以為那張紙

在這屋子裏頭。

高 就這樣辦吧。

雷 你聽，他們來了。那張紙——趕快！

（他把假頭髮拿下來，迅速的戴上毡帽。

高 給你——給你！（遞給他那張紙。）你把它藏在什麼地方？

雷 你還是不知道的好。好，快表演吧！

（他翻了翻身，臥在地上，發出酒醉般的鼾聲，可是眼睛不時在監視着他們的舉動，黑龍王入，天勇隨在後面。）

高 （關切地。）怎麼樣，先生？

黑 （使大家放心。）啊，沒有什麼了不起的，不過我們非得找大夫來給他治一治，你看你，醒醒吧！（踢老雷，老雷哼了一聲，抓緊了瓶子。）你叫什麼——老崔——老雷？

雷 （唱）

老崔，老雷，燒餅油炸鬼，

親——親我那大姐兒的嘴——

我乃——酒中仙是也。我離開了酒瓶子就活不了。

（他脚步不穩地立了起來。黑龍王打算從他手中酒瓶子拿過來。老雷躲開。）

天 你叫他喝吧。

黑 你不見怪吧，先生，天勇是不會開車的。

高 愈快愈好，怎麼都行。

天 走吧！

雷 （鞠躬，向後退了兩步。）外國規矩，女太太們在前頭走！

黑 好吧，你就在前頭走罷，天勇！

（天勇向外走。）

雷 （大吃一驚，止住他。）別，別，等着我！勞駕！（他携着天勇的胳膊踏着脚。）一，二，三，（他勉強拉着天勇跳了出去，一面唱着。）

「百花園裏百花开，百花开放人人愛……………」

（門砰然關上。）

黑 （感覺到勝利。）高旅長，現在可以把那張紙給我了吧？

高 （鎮定地。）什麼紙？

黑 （以甘言誘惑之。）啊，旅長，你還害怕嗎？我知道你給藏起來了，徐先生已經打電話告訴我了。

高 電線不是已經叫人割斷了嗎？

黑 那是——那是割斷以前打的——

高 割斷以前？你真是公安局裏的人嗎？

黑 不是公安局裏的人，又是那兒的人？

高 別問我。問你自個兒好了，你這個奸細！

黑 （勃然大怒。）敢情是這麼一會事啊？（急攫出一隻手槍。）給我舉起手來！（看見高昌明剛要伸手到衣袋裏掏手槍。）聽見了沒有？舉起來！

（高昌明聳一聳肩，舉起兩手。）

黑 （恢復原狀，和藹地。）好，好，旅長！你真不愧是中華民國的男子漢。是不是從公安局裏來的？你犯不上爲了小小的一件東西，担驚受怕。你把它交給我，不就什麼事都沒有了嗎？（高昌明忿怒地要把手放下來。）把手舉起來，行不行？

高 你還怕一個跛子嗎？

黑 （聲音慢而拖長，可以聽得出他是一個陰險的人，聲調得意而又賣弄地。）我怕——我怕的是你口袋裏邊的那個東西。（他從衣服裏頭搜出手槍來，放入衣袋。）好了——現在你可以安心地躺着了——（綁上高昌明的手。）——先把你的手綁住再說，好旅長！啊，你不用想弄斷它——這繩子是愈掙愈緊的。——它跟鐵鍊子似地那麼結實，又沒有響聲，你現在可舒服了吧，好朋友，那張紙給我不給我呢？

高 我告訴你，徐先生並沒有拿什麼紙來。

黑 你不要當面說謊話！我放槍打他的時候，還看見那張紙在他手裏頭

拿着的。

高（冷笑地。）可不是你打的他？我早就料到了。

黑（譏諷地。）中國人要是都像你這樣聰明，那可真是不得了呀。旅長，趕快吧——我沒有工夫跟你說這些廢話，那張紙在什麼地方？

高 你可以搜我呀，我又攔不住你。

黑 啊，先生，你真把我看成一個三歲小孩兒了。徐先生又不是傻子，能把這麼要緊的東西，攔在一個殘廢人的身上？笑話，笑話！你在這間屋子裏頭，一定有一個祕密的地方把它藏起來，徐先生，他用說早就知道那個地方。

高 那麼你自己最好搜一搜這個地方，什麼時候找着了，什麼時候算。

黑 對啊，這正是要我借重你的地方，旅長。我搜它一整天也許搜不着，不過那張紙藏在什麼地方，你是知道的。你是一個明白人，旅長，你還是看開一點兒吧，要是惹得我動了火——

高 動火？隨你的便吧！

黑 你是一個殘廢人，旅長。要是打算叫一個殘廢人說話是很容易的！

只要法子用的對，你到「滿洲國」去過嗎？旅長，在那兒你可以學到好些好法子。啊，快點，你把腦筋放清楚一點！

高 偵探長——就算你是偵探長——

黑 他們都叫我黑龍王——沒有什麼關係。

高 好，黑龍王——

黑 這不是叫着玩的外號啊！旅長。

高 （斬釘截鐵地。）我只說這一回了，——你愛信不信——那張紙我不知道在什麼地方，我又不曾作炸藥！

黑 你瞎說！剛才你還說並沒有什麼紙。

高 我說他沒有拿什麼紙來，你說他拿來了，就算他拿來了，我也不知知道是在什麼地方。

黑 （聲音故作委婉，而其實是威脅他。）不過你這就快知道了，我的旅長，你這就快知道了！（他雙臂交互，立着沉思。）

高 你是想你在「滿洲國」見到的那些刑罰吧，黑龍王？

黑 （惡狠狠地。）我並不是在想用什麼法子叫你說話，哼！我有的是

法子叫你說話，我是在想用什麼法子可以叫你快點兒說出來。

高 你把你那夾指頭的刑具忘在家裏了嗎？黑龍王，哼，多麼粗心！

黑 （野蠻起來。）哼，你！（抓住臘燭。）要是你不馬上給我那張紙

，我——我立刻就活活的把你燒死！（高昌明縱聲大笑。）你倒會笑，（低聲。）哦，對了，碰見倒霉的事兒——這是最漂亮的法子！你這個跛子，還裝着滿不在乎！別人看着却怪可憐的！不過這於你是不利的，旅長，告訴你實話！（咬牙。）請你嘗一嘗滋味！（他拿臘燭幾乎放到他頰上。）

高 （轉過頭去。）哦！說了半天，原來就是這樣！可笑！

黑 好的還在後頭呢。保管你這就要說話，（電話鈴響，他回轉身。）

一定是天勇。（把臘燭放在高昌明的椅子靠手上。）那個醉鬼大概也收拾了吧。（走過去接電話。）趁我給他說話的時候，你可以再

想一想，旅長！這是你最後的機會了。拿起話筒。）喂！是天勇吧？你說清楚一點行不行？咦？哦，說清楚一點，小親親！好多了！那個——不，好天勇——他們已經告訴我了。啊，你不要先走！喂！是天勇吧，我就是黑龍王，哦？還沒有，不過我已經把他細起來了。啊，細得夠緊的，啊，別再囉嗦了？你那些文明法子，一樣子也用不着。用洋火燒一燒他的手指頭就行了。什麼？你他媽的剛才爲什麼不說？我這就去找你去。把這張紙帶來！那還用說？我跟你說好的事那一回沒有辦成過呢？哦，見面再說，快！（他掛上話筒。方才他說話的時候，高昌明向四周打量，偶而見到椅子靠手上的臘燭，他忽然有了一個主意，他悄悄地吧雙手放到臘燭上讓火焰燒手腕間的繩子，燒了一會，他猛力一掙，繩子斷了。他勝利地把雙手又放到原來的地方，裝成依然細着的樣子，看着黑龍王走回來。）不能再就誤時候了，旅長！你那公安局裏的朋友就要來了，你說不說？你不說？（他舉起臘燭來，俯到高昌明身上。）快說！（萬昌明

伸出手去扼緊他的喉嚨。啊——！

（兩人拚命肉搏，黑龍王雙足亂爬，嘴裏哽噎的喊不出聲，面色發青，不得已伏在膝下。）

老雷的聲音（在窗外唱。）

「百花園內百花開，百花開放人人愛……」

你要我幫一點小忙嗎，旅長？（他輕輕地縱身跳進屋子，把黑龍王打倒。）

高（筋疲力竭沉入椅子裏。）你來的正好，偵探長，這傢伙實在夠我受的了。

雷（把黑龍王拉到他脚下。）你太夠他受的了，對了，朋友！好好的待着吧！（他彈着袖口，門開，一對警察把天勇帶了進來。）我奉公安局長的手諭來逮捕你，抓你！（黑龍王暈了過去。）哦，他最好來一點酒。（他搬過一把椅子，把黑龍王的手伸開，預備給他拿杯子，於是滑稽地。）我忘了——我帶着這個跑出去的。（他把酒

15 DEC. 1938

42

瓶子從衣袋中拿出來。)

高 瞧！這瓶子已經空了，你要想喝，那邊還有哪——(指着櫥子。)
空了？哦，沒有空，旅長！還沒有十分空。

(他敲了敲瓶子，一個紙捲掉了出來，他鞠了一躬遞給高昌明。)

高 (展開它。)這張紙，作炸藥的法子！

什麼？什麼？什麼？我中了你的許了！我中了你的！

黑 (諷刺黑龍王。)我他媽的倒了霉了！

雷 (溫和地。)哦，哦，我得把它放在一個牢靠的地方，對不對？

黑 (目瞪口呆地望着那張紙，非常暴躁，突然掙扎着要立起來，伸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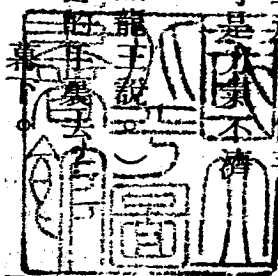
作攫取的姿勢。)啊，你——你也不用打算要——(可是力量不濟

，又倒下了。)

雷 (推開黑龍王一把，和高昌明二人縱聲大笑，轉身對黑龍王說)

哼，你——像你這樣一個日本間諜，還能逃得出我老雷的手掌去！

(又假裝作酒醉的樣子和黑龍王開心，唱漁光曲。)



國立戲劇學校戰時戲劇小叢書第一種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

炸藥 (獨幕劇)

每冊實價國幣一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版權
所有

原著者 Clemence Dane

改編者 王思會

封面木刻 王大化

出版者 國立戲劇學校

(臨時校址長沙稻穀倉)

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

印刷者 長沙碧雲軒

82
10/06/5

